

# 金农特展引发观展热潮 他的作品“怪”在何处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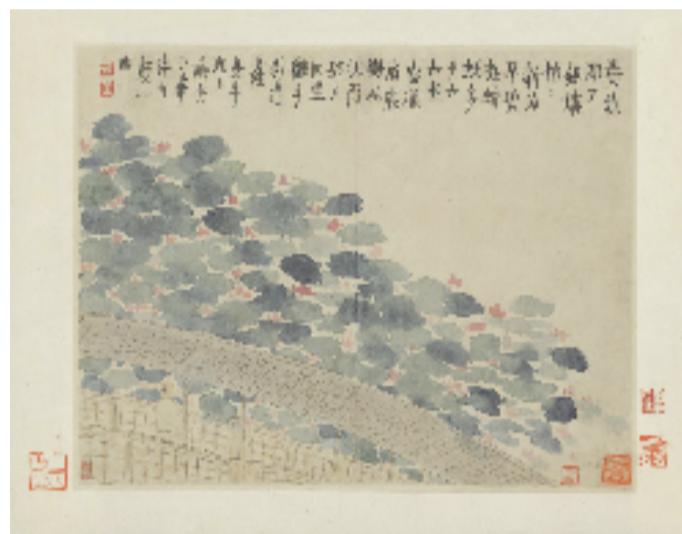
浙江美术馆“山林气象——金农特展”正引发观展热潮，作为近年来规模最大的金农专题展，展览集结来自全国20余家文博机构的200余件书画作品和文献，除了展出金农作品外，还展出郑燮等“扬州八怪”的作品以及金农的师友、学生的作品。

随着1月11日任道斌主讲的《金农的美术世界》导览活动落幕，1月18日童衍方将以唐云先生鉴藏的金农作品为切入点，结合展览中的相关书画，系统梳理金农不同时期的书画风貌与艺术演变脉络，重点解析其各阶段临习《华山庙碑》、书写《相鹤经》的风格流变。同时，还将分享童衍方个人珍藏的金农书法作品，并结合自身创作实践，畅谈对于漆书的研习心得与创作体悟。

据了解，本次展览将持续至3月15日。

作为“扬州八怪”之首，金农的作品“怪”在哪儿？如何来读懂这些作品？本期，我们精选了部分经典作品，为读者深入浅出地讲解，希望掀开欣赏金农作品的一角，引发更多的思考。

（图文由浙江美术馆提供）



清 金农 人物山水图页(荷花银塘)

24.3×31.2cm

故宫博物院藏

此页属《金农人物山水图册》中一开，藏于故宫博物院。画中花塘长廊，廊中一人凭栏而立，纳凉赏荷。湖中荷叶以卧笔横点，深浅错落，又以粉红荷花点缀其间。水面则做留白处理，与繁密花塘形成对照。整体设色清丽，清润氤氲，呈现气韵生动之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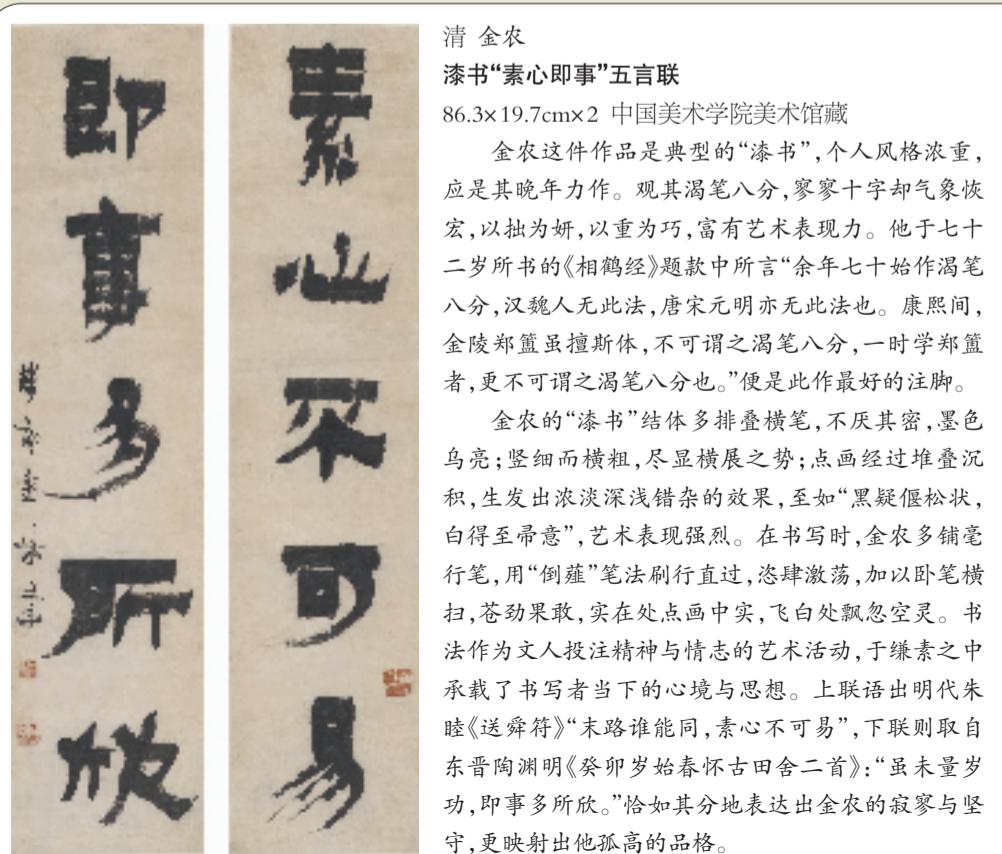


清 金农 古佛图轴 133×63cm

1760年 天津博物馆藏

此《古佛图》作于金农七十四岁寄居扬州僧舍之时，其自述“写经之暇，画佛为事”，或可作为他晚年生活的一部分写照。在题跋中金农交代了自己转画佛像的缘起，画佛能令“烦惱一瞬顿释”而得大自在。他画佛之心虔诚，每每净手焚香，极尽肃穆，正如此画题中所言：“余年逾七十，世间一切妄想种种不生，此身虽属秽浊，然日治清斋，每当平旦，十指新沐，熏以妙香，执笔敬写，极尽庄严，尚不叛乎古法也。”金农画佛三年，自号曰：“佛如来最小之弟”。

画中的衣纹以富有提按的粗笔勾勒，线条短促起伏，生拙古怪。画面构图奇崛，正面立一朱袍佛像，周围以写经体楷书作两段长题，形成满布之势，此种形式或许得到龙门石窟造像配以题记的启发。此作题跋中金农讲述了佛教自西域传入后便得大众信服，罗列了自魏晋以来著录中历代大家所绘的佛像，并表达了画成后的自许之意。



清 金农

漆书“素心即事”五言联

86.3×19.7cm×2 中国美术馆藏

金农这件作品是典型的“漆书”，个人风格浓重，应是其晚年力作。观其渴笔八分，寥寥十字却气象恢宏，以拙为妍，以重为巧，富有艺术表现力。他于七十二岁所书的《相鹤经》题款中所言“余年七十始作渴笔八分，汉魏人无此法，唐宋元明亦无此法也。康熙间，金陵郑簠虽擅斯体，不可谓之渴笔八分，一时学郑簠者，更不可谓之渴笔八分也。”便是此作最好的注脚。

金农的“漆书”结体多排叠横笔，不厌其密，墨色乌亮；竖细而横粗，尽显横展之势；点画经过堆叠沉积，生发出浓淡深浅错杂的效果，至如“黑疑僵松状，白得至帚意”，艺术表现强烈。在书写时，金农多铺毫行笔，用“倒薤”笔法刷行直过，恣肆激荡，加以卧笔横扫，苍劲果敢，实在处点画中实，飞白处飘忽空灵。书法作为文人投注精神与情志的艺术活动，于缣素之中承载了书写者当下的心境与思想。上联语出明代朱睦《送舜符》“末路谁能同，素心不可易”，下联则取自东晋陶渊明《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》：“虽未量岁功，即事多所欣。”恰如其分地表达出金农的寂寥与坚守，更映射出他孤高的品格。

## | 观者说 |

张永：“山林气象”金农特展，可以观，拙咏。

### 鵠天·观金农特展

惊见苍毫化老松，漆书如刃削寒风。  
竹存清影三分瘦，梅沁奇香一萼空。  
山吐月，鹤鸣钟。芒鞋踏尽市尘浓。  
归来犹抱孤山色，写作云崖千万峰。

### 观金冬心特展

漆书似铁破云开，忽有疏梅纸上裁。  
三百年间诗魄在，八千里外雪灯来。  
孤山鹤影凭肩照，古寺钟声共月回。  
掬取西湖一瓢水，为君洗尽砚边埃。

**胡镇：**在董其昌、赵孟頫书风盛行的清中叶，金农遵循了古代书体的发展规律，“不用陈法，独尊碑法，以心写之”，以“不趋时流，入古出新”的艺术追求，冲破了传统帖学的束缚，在复古中融会，在继承中创新，最终在清代碑学兴起并取代帖学的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，影响至今。罗聘、虚谷、赵之谦、任伯年、陈师曾、吴昌硕、齐白石、赖少其等等，他们都在金农的书法、绘画中吸取养分和创作灵感，最终形成各自不同的风格面貌。不可否认，金农是一位入古出新，独领艺术风骚的天才人物，除了书法外，金农在诗、画、印方面均有造诣，对当时和后世书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和深远的意义。

**傅锡周：**研究金农的艺术世界，首先必须看到其作为中国传统文人所具备的人文关怀、诗词素养以及对生命的哲学思考，如此，才有可能读懂他的画，理解他的诗词以及赏析他的“漆书”艺术。“任何停留在形式上的领会，都可能落于皮相。”品读金农的作品，笔走龙蛇的点画线条、美妙绝伦的空间块面、满纸氤氲的笔墨意境，激起人们去细细体味作者思想情感之欲望，以求达到心灵的共鸣。也正是凭借这种卓越的笔墨表达以及重视作品内在理气的精神诉求，造就了中国文人书画的空前繁荣与发展，乃至对后世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**@惜今轩：**金农，一生布衣，清三百年最杰出的书法家。虽在“扬州八家”中排名第二，然成就与实力当属第一。其以“漆书”出名，但其出色者，则是隶书与行书。金农隶书古雅、淳厚。相比之下，行书更趋生动、自由，看似无法，然古法尽在其中。

**@周故：**最早接触金农是因为小时候学画梅花。极清癯的线条，极满也极灵动，那时候不知道他出名的漆书，只觉得题跋向左下拉的细撇与其他充满着对立的张力，如一笔勾勒的一瓣，一种秀气的锋芒。所谓“老梅愈老愈精神”，亦是金农。

**@祁婷(Shirley)：**今年秋天专门去临平黄鹤山寻访遗迹，关于凭吊冬心先生遗迹除了他的作品，就仅有一处“耻春亭”——冬心先生以梅自诩而视那些争宠于朝廷的文人为春天之花，故有“耻春亭”，并自称“耻春翁”，以示鄙视与决不同流合污。作品和气节均配得上郑板桥所言：“杭州只有金农好”。这次特展真是太让人欣喜了。

**@张三丰：**一直都在学习临摹感悟金农书法，绘画。这次浙江美术馆展览，给我们这些金粉一次面对面和冬心先生古今对话，心中交流的机会。近距离感受冬心先生以及他的朋友圈的文化熏陶，深度浸润，虔诚膜拜，感恩感谢。

**@周华睿：**一场关于“拙”与“雅”的极致美学体验！金农的画，初看是“怪”，细品是“韵”，深究是“骨”。在浙江美术馆，我期待看到一个最真实的金农——博学、孤傲、深情且有趣。这场展览，值得你放慢脚步，细细品味。

**@东昭书院：**怀疑金农先生带着他的笔墨，悄悄乘着竹舟从清代穿越而来——不然笔下怎会有这般不属于人间的山林清气？今日浙江美术馆的“山林气象”特展，仿佛一场静默的时空对谈。看他的梅，瘦如冷月；读他的字，拙似古碑。原来“扬州八怪”之首的心里，住着一座无人踏足的深林。